

诗新韵



# 像棵草木一样在山里做贵族

(外一首)

田仁华

那天下乡，在一个叫脚脚的地方  
遇见一谷阔气的山水  
山是开满櫻桃花的山水  
水是洞里流出的溪水  
溪里，田里，树林里  
百花张大着嘴  
在春风的指挥下放声歌唱

这是个幸运日。赤脚踩在土壤上  
钢筋水泥再无法用内力迫害我  
旋转，仰头，深呼吸  
阳光和春风慢慢输入肺腑

在这柔軟的山水里，万物顺心  
花想开就开了  
草想绿就绿了  
树木可以拥抱蓝天  
石头可以安享岁月

真想丢掉悬在城市上空那只坚硬的鸟笼  
还有身体那只居心叵测的胃  
像棵草木一样  
有使不完的阳光和春风  
在这广阔山水里，做贵族

## 春光是一粒种子发的光

这块苗山里的土地  
二十多年前，我路过  
那时它灰头土脸  
没有聚焦过路人的视线

今春，我带着记忆重游  
它却丢掉了发黄的日历  
春风缓缓的粘性土壤上  
每一寸都长满了春光脚步

它宽阔如蓝天的胸怀  
开满了花  
万亩梨山在开花  
千亩桃树在开花  
万亩橘园在开花  
从三月开到五月  
春光被酿成烈酒  
我和蜜蜂，烂醉在花房里

我知道，这春光是一粒种子发的光  
这粒被寨民深埋在地下种子  
它的名字叫，梦想



陈卫民

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啾黄鹂。白鹭翩飞，蝉鸣蛙噪，收完麦子，搽了油菜，要蒔田了。

双季稻时，谷种用温水浸泡后，冒着热气出了窠，钻出黄黄的带着勾的嫩芽，用塑料薄膜轻轻覆盖，撒在秧田里一两周，似乎没啥动静，几个大太阳后，秧苗热热闹闹地往上蹿，将薄膜撑起，薄膜下面，氤氲着一团水汽。

农业税取消，不用交粮谷，大伙改种一季稻。太阳晒过的秧田，泥巴温润，谷种疯长，仿佛可以听到秧苗分蘖的声音。

扯秧必赶早。天微明，狭长的秧叶子上还留着晶莹的朝露，微风拂过，滚圆的露珠倏地没入秧田。脚踩下去，泥巴细腻微冷。拇指食指轻抵秧苗根部，根须带着肥沃的黑泥被扯出，秧苗与大地母亲的脐带被扯断，发出沉闷的沙沙声。积攒几小把，变成一大把，双手提着秧苗尖尖，上下震荡，一圈圈浑浊的涟漪荡向田埂，一坨坨泥巴掉落，直到秧苗露出红白相间的根须，重得跟秤砣一样的秧束，变得轻盈，需要捆扎了。

秧苗捆好，头尖尖，腰细细，下摆宽宽，难怪她们形容小女人时喜欢说，一把秧大。确实是，那么多看似斯文的农妇，那么细的腰，那么小的个，却在繁忙的农事面前，在生活的洪流中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，顽强地顶起半边天。

一把把的秧，掣在筐箕里，挑到另一处梯田，秧苗今天将成为禾苗，这就是蒔田。

# 漠漠水田飞白鹭

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学会蒔田的，大约是五六年级吧。母亲示范几遍，我就栽得很稳，横平竖直，只不过速度慢一点。老三教了几次，要么秧苗间距不对，要么禾莠粗细不匀，要么莠子歪歪扭扭，总是不得其法，父亲暴喝“牛教三道要脱绳，教猪教牛教不变”后，一巴掌把老三扇倒，老三呛了几口泥巴水，然后被呵斥回家煮饭。我看到他满是泥污的脸上，竟然有着狡黠的笑容。我那时在心里骂自己，晓得做，就有逃不掉的辛苦。

现在我还能回味插秧的那些细节。左手拿秧苗，拇指食指熟练地将秧苗拨开，右手接过，中指食指伴着秧苗插入泥巴，手法类似握毛笔。稻田是柔軟的宣纸，插入的每一莠都是中规中矩的正楷。迎风招展的嫩绿，正是那温柔又犀利的撇捺。一行行至六莠，刚好双手张臂的宽度，不能太密，太密了阳光照射不到位。影响分蘖；不能太稀，太稀了产量低；为了对齐，最末一莠，稍稍向上。母亲腔调，这是手上活，力道很重要；轻了浅了，秧苗没沾稳泥，风一吹，浮起飘走了；重了深了，秧苗醒得就慢。待到田里的水由浊变清，弱不禁风的秧苗，已经成为亭亭玉立的禾苗，这个过程叫做醒来，如同大姑娘打了个盹。

母亲是插秧能手，在公社时，不用扯绳索，从大田中间蒔一列下去，不偏不倚，硬是剑直！大家就傍着母亲蒔。你这一列还没蒔完，母亲下一列又追上来，跟她蒔田，有乐趣，也有压力。勾头弯腰，看不到母亲汗如雨，听着水响渐行渐远，晓得我又被母亲远远甩在身后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母亲也唱歌，吹哨子。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

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……”

听腻了。我无聊得把头勾到胯下去，倒看田里的天光云影徘徊，看白鹭悠闲地迈着细长的腿，偶尔低头啄起小鱼，小鱼在白鹭嘴边翘着尾巴，徒劳地挣扎……

我把手肘撑在膝盖上，速度明显慢下来，父亲问：“何搞？”我为自己的慢找借口：“脚印太多，需要抹平。”母亲说：“有脚印的地方，顺手带点泥巴就可以，哪用得着将脚印填满？”

母亲晓得，我是消极怠工了，连忙鼓励道：“老古话，不怕慢，只怕站。只管勾着脑壳蒔，莫往后看。你要磨洋工，我等会追上来，超过你，把你关在里面，看你何得出得来？”

暮色来袭。晚霞由金色变为深紫，日头落山，月上梢头，满水田银光晃荡。乌鸦扑棱棱飞起，田野间宏大立体的蛙鸣交响曲上演。刚蒔完的田垄里，有长绳状东西游过，是水蛇，还是黄鳝？吓得我头皮发麻，鸡皮疙瘩一阵一阵。

“没蒔完，不准回！”父亲丢下硬邦邦的一句话。 “你也晓得呼亏？读书不发狠，叫苦的日子还在后头！”父亲说的话，就跟他的卷烟一样，总是那么呛人。

没有退路，那就只有老老实实蒔完。我在夜色中光着脚回家，脚指甲盖被踢掉一个，血水从泥巴里汩汩冒出。

父亲的那次激将，让我幡然醒悟，告别彷徨，回头是岸，跳出农门。

直到现在，一到农忙季节，记忆里头栖息的白鹭，总会翩翩起飞，飞跃漠漠水田，飞向季节深处。

## 识字论

谭良田

亦尝读《易》，闾前言往行，可畜其德，君子每务多识；又读《说文》，乃知“文字者，经艺之本、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”。夫前言往行，萃在经史，不识字，不阅经史，何以有闻？何以畜德？欲识字，当明体用。立象尽意，通贯视听，文字之体也；代语宣言，传今考古，文字之用也。

万物有名，因口而宣；而方言别调，口语异声，常宣一物，立名多端，各音其音，各是其是，心意难达，争端易起。比及文以代名，转听为视，缘视而意达，意达而心聚；心聚情融，礼让兴矣。夫文之为言伦也，字之为言孳也，文字者，其彝伦之孳衍乎？《叙》曰：“百官以义，万品以察。”《溢》云：“经天纬地谓之文。”诚哉斯言也！

昔扬子有论，“言者心声，文者心画”，声之与画，共表一心，一视一听，缘心互动。声者，言也；画者，文也；言文互动，文以援言，言依文雅，文因言驯；雅驯者，其文言之标乎？孔子曰：“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”旨哉斯言也！ “文者，物象之本”，谓意象也；“字者，孳乳浸多”，谓立象尽意也。夫仓颉造字，取象为先；随体诂曲，描画成文，物因文名，文成物现，于是各象其形，各立其名也。因名取譬，隐喻存焉；聚文比类，象徵兴焉；既尽其意，常忘其形；于是言在此而意在彼，依乎有而显乎微也。云起师云：“拈彼意象，遂成文字。” 达哉斯言也！

识字之道，体用既明，则思过半矣！字之音形及字之义，三者一体，可互相求，缊绎颉颃，亦所当行。

字义所起，率由音形；是故识字之方，缘音求义，因形索义，二而已矣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声成文，谓之音。”声起唇吻，爰注文中，而乃错综，秩然有序，是故观农旁而知厚义，察燹边遂见小藏，缘音求义，此其一端；复次，九有之为九州，玄圃是名悬圃，此亦一端也。形由象立，义自形生；义采言语，谓语义也，意起人心，谓造意也；立象在意，义藉意现，而或意与义并，于是超乎象外，得其环中矣。

是故观形所以明象，明象所以得意，意得则义无不得矣。倾观字象，凡有两端，一曰象意同在此，二曰象意异在者。象意同在此者，谓象在此而意在此也，如观“皿”之字象，从水洒手而承之以血，皿之造意及其语义，皆如字象，是谓象意同在此。象意异在者，谓象在此而意在彼也，如观“初”之字象，从刀裁衣，察其造意，盖立此象以喻人文之始；蒙书云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经书曰“初裁首基”，又史载“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皆指此而言也；引而申之，凡始，金谓之初，是为初字语义；是谓意象异在者也。

复次，时贤之论文字本义，每指象而言，若其象意同在此，不亦可乎？若其象意异在，难免泥象。或论初字本义，每谓“裁衣之始”；裁衣之始，盖初之字象也，今也指象为义，是名泥象。又如《说文》“休，从人依木”“闾，从王在门中”，此亦字象也，若泥象求其本义，辄径说本义分别为：倚木而休，王处两门之间，如斯可乎？夫人之依木，常有具象，休之为事，避无定形，取象依木，是则遣有象以写无形，此休字造意也。王在门中，常有具象，岁月盈馀，避无定形，取象王处门间，是则遣有象以写无形，此闾之造意也。象意及义，与形而四，深察四者，然后识字。入此知见，泥象之忧，庶几可免。然则深察之道，其在《说文》乎？其在六书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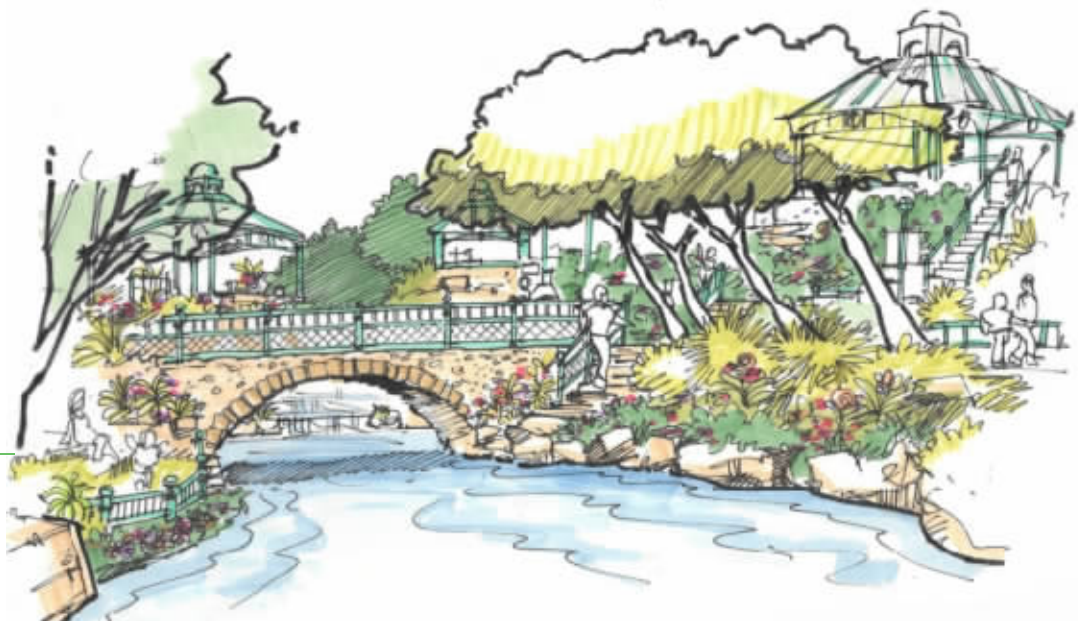
## 小城茶楼

个玩得好的朋友一起盘个门面，就放几响鞭炮，中规中矩地做起了老板来，这多半是一些年轻的下岗女性，既找了一份好职业能赚得几个钱，又能圆自己的老板梦。但真正能泡上一杯好茶说出几点茶文化的人，也着实没有几个的。

当然，小城的茶楼也是有一二处很别致的地方的。

在小城的偏东一隅，就有这样的一家茶楼，走进那宽敞的大厅，就有一条走廊，走廊一侧过道是用玻璃镶嵌的，中间是一排用鹅卵石铺就的小石子路。玻璃下面是潺潺的流水，散落着几片红红的落叶，游弋着几尾金色的小鱼，几乎是透明的，走过去也不怎么显眼，待你走到尽头时，偶回过回头看，金属般的银光微微一闪，似天上虹，却又有小鱼儿在游弋，恍如天上人间。走廊的尽头是一间间的茶室，客人饭后可以到里面去品茗茶香的，茶室里的风光和外面不同，且各个茶室的装饰风格也各有千秋，有用青砖铺就的，有用梨木板拼就的，还有的竟是用山野黄土垒就的。墙上一轴书法，笔走龙蛇，烟云四起，草书的，隶书的，篆书的，没有几个人能认得写了什么，取个意思罢了，也营造了一个清幽雅致的品茗环境。

人们或是来品茗茶香，涤荡人间尘埃，或是感受茶的韵致和茶文化深厚的内蕴……而与这里的茶艺师品茶交谈，听她们娓娓道来的茶文化，也是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享受。



张强勇

似乎也只是一夜之间，这座小城便忽忽地蹦出了许许多多的茶楼来，在云雾环绕的城区诗意地栖居着，放眼望去，他们隐隐约约出没于大街小巷，大大小小，姿态万千，居然有六七十余家。 每次在夜色阑珊中融入这座小城，无论是喧嚣的繁华地段，或是冷僻的弄里小巷，总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红灯笼，有线条般的霓虹灯在交相闪烁，那弥漫着袅娜雾气的氤氲之处十有八九便是茶楼了。我每每看到就会生出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，感觉到在这尘埃甚嚣的小城竟然也挤出了点点的空间，给人一种心灵的释放，一种精神的皈依，一种淡然恬静和悠闲。在心情淡好之时，我便喜欢去茶楼独自静品茶味的浓郁，茶的清淡，茶的沁香和苦涩。在这样安闲静意的慢

时刻，才能从或龙井或普洱中细细品出生活，尝到人生。

小城茶楼多是多矣。可真正称得上品茗茶香的好去处也是很少的，也就那么三五家，从外而内称得上有些高雅意境。其实，很多的茶楼也就是用几块三合板隔几间小屋子，很粗略地点缀一下，就成了一间间茶室，但生意也出奇地好。这多半是一些生意场上的人，找个清静的地方，谈一两件事，喝几口茶。也有的是无事弄个清静之所，邀几个相投的朋友，聚到一起侃侃大山，来个煮茶论英雄的；要么就是打打麻将和玩字牌的。

小城茶楼的名字多半是直奔茶主题来的。真正够得上品味和值得把玩的茶楼名称的也没有几个，一副对联，可有却连基本的韵脚都找不到。小城茶楼的主人也是各不相同的，很多的是邀三五

## 魂归故里的预演

刘宗林

“叮叮叮……” 寂静的深夜，手机铃声显得特别清脆、急促，令人心惊肉跳！我一看手表，午夜12点40分。 对于夜间的电话铃声我虽习以为常，但每次响起总是十分惊恐。

果不其然，电话那头是姐姐焦急的声音：老娘病情恶化，昏迷了！老娘患的是慢阻肺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病情一年比一年加重，特别是近两年，肺功能几近完全衰竭，24小时都要依靠制氧机勉强维持呼吸。说来也怪，老娘虽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，时常痛不欲生，但神志清醒，思维清晰，一点也不犯糊涂。

这突然的昏迷，想必是到了油干灯灭的时候。我心急火燎赶到老娘住处，眼前的境况着实十分危急：老娘大汗淋漓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发紫，双目紧闭，呼吸急促，喉咙里发出“咕、咕”的声音，测指仪上血氧浓度在70%上下跳动（正常人在95%以上），心率指标直逼140次/分钟，老娘羸弱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。

小弟坐在床沿，将老娘扶起靠在他的胸前，焦急地呼唤。这时的我倒十分冷静，俯身贴近娘的耳朵问道：“老娘，我们送你回老家好吗？”老娘喉咙艰难地“咕咚”一下，继而模糊地发出微弱的“嗯”声，不知是痛苦的呻吟还是对回老家的认同。

事不宜迟，当机立断。我们几兄妹商量取得共识——让老娘魂归故里。

好在早有思想准备，多次商定过应急预案，搞清楚了联系救护车及医护人员的套路，凌晨2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救护车的警灯一闪一闪眨巴着，一路向西，奔向老娘灵魂的归宿。仄仄的车厢里，深度昏迷中的老娘貌似安详地躺在担架上，脸色依旧那样苍白，嘴唇依旧那样泛紫，听不到呻吟，也看不出痛苦，只有监测仪上跳动的数字储存着她的煎熬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测仪，屏幕上数字的每一次异常变化，都紧紧地揪着我的心，唯恐刹那间老娘就阴阳转换。

看着奄奄一息的老娘，胸腔里奔腾起翻江倒海般的情愫。

老娘也曾经充满青春活力，只是经不起我们6个兄弟姐妹贪婪地吮吸，乳汁连同着血气一点一滴的流失，待到子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她又将仅存的一点气血慷慨地奉献给孙辈。自打第一个孙辈出生，老娘的生活就调到了移动模式，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，再到省城直至京都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安家，等到孙辈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其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。她这辈子啊，似乎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，为子孙而生，为子孙而活，为了子孙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

按家乡的风俗，老人能在老屋咽气，是前世修的福。得知老娘的病难以逆转，我们多次与其提及后事，她态度鲜明地提出叶落归根。但令我们作难的是：老家仅存一棟空空的木屋，送早了，老娘在老家肯定无法得到有效救治，只有眼睁睁地等死，作为子女情何以堪；送迟了，又怕灵魂进不了屋。

陪护在救护车上的我们，眼下就面临这样的艰难选择。人在左右为难、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常常将决策权托付给天命。“如果车到县城老娘还在昏迷中就直接送回老家，如果路上苏醒了就留在县城医院抢救，就看老娘的命了。”关键时刻，我行使了长子的拍板权。

出长沙、经湘潭、过邵阳，黎明时刻到达武冈服务区，离老家只剩三分之一的车程。4个多小时一动不动的老娘艰难地蠕动了下身子，从牙缝里挤出一个“水”字，留在车厢里监护老娘的生命跳下车来，告诉我们：“老奶奶醒了！”我们兄妹欣喜若狂。我立马拨通了老家医疗界朋友的电话，拜托他们作好老娘入院和抢救的准备，并通知老家的族人暂停筹备后事。

车到怀化二医院靖州分院，已过上午8点，医护人员即刻紧张地开展抢救：检测、输液、上呼吸机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，老娘的体征趋于平稳。待到北京的大弟夫妇下午3点赶到医院时，老娘一直紧闭的眼睛可以微微睁开，她用朦胧的眼光逐一打量病房里守护着她的6个子女，用微弱的声音问道：“这是在哪里？”

我略带诙谐的回答：“这是在老家靖州的医院里，您刚才到阎王殿打了个转，那里人太多，阎王忙不过来，又打发您回来了”。

看到老娘起死回生，再次创造了生命奇迹，儿女们和医护人员脸上都荡漾着轻松的笑容。